

## 邵阳地方文化四题

易立军

邵阳这一片区域,很早就有先民的活动。唐宋以来,邵阳地方文化的积淀日趋丰厚。历史上,对邵阳乡土文化发掘、整理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有邓显鹤、刘达武、马少侨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新成果不断涌现,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下面笔者谈谈研习邵阳地方文化的四个小问题,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 常福寺

“侯田垄的风声,常福寺的钟声。”这一俗语在隆回高平镇妇孺皆知,然而常福寺的晨钟暮鼓是何时敲响的?这问题还真的不好答。我几次盘桓该寺,追根溯源,得到的是一句话:“先有常福寺,后有新化县。”北宋章惇开梅山,熙宁五年(1072),朝廷设立新化县。那常福寺的初建还得往前推,本地人说是唐朝末年修建的,似乎也顺理成章,可惜一直找不到文献作佐证。这些年,机缘巧合,我有幸读到了明朝嘉靖《新化县志》《湖广图经志书》,隆庆《宝庆府志》,这三种志书上对常福寺均有所涉及,详略不一,现综述如下:常福寺,位于新化县西一百里的永宁二都,宋朝绍兴年间修建,元朝壬辰年兵毁。明朝洪武年间(《湖广图经志书》作“十二年”,《新化县志》作“二十年”)建,僧福孙重建。永乐初年,僧善信修。宋元时期、明朝前期常福寺兴废的相关历史基本上可以落实。

## “旧不与中国通”

近些年,梅山文化的研究风生水起。《宋史·梅山峒蛮传》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则辰,北则鼎、澧。”现在很多研究者抓住“旧不与中国通”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一片独立王国,神

秘之地,他们的文化是原生态的。

这种认识很有反思的必要。梅山区域,春秋时期属荆州,秦属长沙郡,安化汉初属益阳县,此后长时期一仍其旧。梅山区域的高平,三国吴宝鼎元年(266)置高平县,隋唐俱隶潭州,史实俱在,怎么能说梅山区域一直不与中原的中央政权相往来呢?明朝嘉靖年间的《新化县志》卷二“地理志·沿革”说得很明确:“五代衰乱,为蛮獠所据。宋太平兴国六年,发潭州兵击之,置五寨以控御。熙宁五年,中书检正章惇经制湖北,开复梅山,析其地为两县,新化为上梅山,隶邵州;安化为下梅山,隶潭州。”道光《新化县志》卷七“山川”载:“梅山,治南四里,一名上梅山。《一统志》:五代及宋初为峒蛮苏氏巢穴……熙宁五年湖南北察访章惇遣使招降,遂为内地。”原来“旧不与中国通”之“旧”是有特定内涵的,即是指五代至熙宁年间开梅山置县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 守温和尚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听人说起三十六字母的创始人守温和尚在高平寺院创制出这一伟绩,不胜惊讶。后来拜访了高平洪山的老人,恳请他们提供相关线索,他们说听别人讲的。2007年,我到高平颜公庙拜谒,该庙初建于明朝万历二年(1574)。2017年秋,我再次踏访颜公庙,庙里立了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唐末守温和尚住此,36字母创始人,公元902年安葬于本庙后红马头。”

可是,遍查地方史志,采访当地长者,此处原无寺院,明朝万历年间才建庙宇,守温和尚难道是天外来客?唐朝末年,朝廷式微,中央政权对高平这一带实际已失去控制,得道的高僧难道喜欢这偏僻之地?历

史上叫高平的地方有很多个,山西有,河南有,甚至越南也有,孤证难定。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发现一个署有“南梁比丘尼守温述”的韵学写本残卷,据此推知,守温可能是五代后汉梁县(今河南省临汝县西)人。守温在新化高平寺院创制字母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排除,但几率微乎其微。

## 《爱莲说》的诞生地

周敦颐的《爱莲说》流传千古,现在有六七十个地方争相把周敦颐撰《爱莲说》一事归于当地,且大修楼亭馆所,大肆宣扬。周敦颐与邵阳有缘,邵阳也有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爱莲池,周敦颐先生观莲处,在邵著《爱莲说》。”立论需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近读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发现珍贵材料。该书卷六刊登了《爱莲说》原文,后面附录了资料:“春陵周惇实撰,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搏篆额。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东钱拓上石。”嘉祐八年四月,英宗登基。周茂叔以覃恩迁,仍判虔州。英宗旧名赵宗实,臣子避皇上讳,改惇颐。英宗治平四年秋,周敦颐摄邵州事,《爱莲说》已经刻石五个年头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还附录了宋朝度正为周敦颐所做的年谱,现摘录如下:“嘉祐八年癸卯,先生时年四十七。行县至零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游罗岩,正月七日立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极,迁虞部员外郎,追赠父桂岭君爵郎中。五月作《爱莲说》。”

这些材料,不仅详载了《爱莲说》创作时间、地点,还记载了该文当时即由零都县令沈希颜刻石。往事越千年,这一石刻虽不知下落,但《年谱》出于宋人度正之手,时、地、人俱全,理当可靠。

## 春联中的年味

刘运喜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而且是所有节日中最隆重最受重视的节日。春节俗称过年,迎接春天的到来,走进新的一年。祈福新年里人丁兴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吉祥如意。

年俗文化内涵丰富,如杀年猪,打糍粑,吃年夜饭,压岁钱,喝春酒,拜新年,等等。但是,写春联,送春联,贴春联,无疑是所有年俗中最具文化味的,是春节的标志性活动。如果家家户户贴上春联,则意味着春节正式拉开序幕,我们过年了!

春联,旧称“桃符”,是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从古代骈文、诗歌发展演变而来。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每逢春节期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辞旧迎新,以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如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就有“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

小时候,所见春联,几乎清一色是手写的,喜欢舞文弄墨的书者、联家,挽起袖子,饱蘸浓墨,凝神静气,笔下流泻出一副副字工意美、联墨俱佳的春联来。读书后,也多次看见我的语文老师忙着给乡邻、亲友写春联。早些年,我也不揣浅陋,手写自撰的春联,贴在大门上。但近年来,更多见的是一些企业基于宣传目的、用机器印制的春联。如今手写春联日见其少,

## 思想者营地

## 中国戏曲的“批势利情结”

古傲狂生

一天晚上看电视,不知怎么调到了央视的戏曲频道,正在播京剧《打严嵩》。御史邹应龙想要搞倒奸相严嵩,就来了个“曲线救国”,先去结交严嵩。没想到,严府的门官小鬼难缠,索要贿赂。该剧就用很大的篇幅,来刻画邹应龙如何德治门官。最后邹应龙把门官治得服服帖帖,骂一句“真是势利的小人”,算是让老邹出了口恶气。

无独有偶,程派名剧《锁麟囊》中也有类似的势利小人出场。戏一开场,几个小花脸扮演的侯相就为是去富贵的薛家贺喜,还是去贫寒的赵家贺喜而吵闹不休。“春秋亭”一折后,这几位接着上场插科打诨,互相唾骂“真是一个势利的小人”。

《豆汁记》这戏不大出名,它的另一个名字《金玉奴棒打无情郎》却大大有名,那是“三言二拍”里的名篇嘛。穷书生落魄,到花子头的女儿金玉奴门前讨碗豆汁吃,被金玉奴相中,招为东床快婿。穷书生倒驴不倒架,对花

若能再见到,应该算是有眼福。

值得欣慰的是,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现在手写春联又有兴起之势,人们又可以闻到浓浓的翰墨书香。近日,华融湘江银行联合本地书法家,组织开展了一场办业务、赠春联活动,夫人应约前往,请书法家现场书写了两副春联带回来。联曰:“积玉堆金迎富贵;安居乐业奔前程。”“平安富贵财源进;如意吉祥事业兴。”横批分别是“万象更新”“恭贺新春”,联意甚好,书法也不错。打算在除夕前贴在大门上,庆祝春节。

春联是春节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活动。春联,不仅能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表达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殷殷期盼;而且可以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感受到乡风民俗的纯朴醇厚。过年,如果只剩下吃喝玩乐,真没意思,特别是在物资丰富的现代社会,更提不起人们对过年的兴致和热情。唯有文化,才能让人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年味,感受到春节万家团圆、和和美美、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

春联,联通古今,春意盎然,殷殷祝福,寄寓美好,传承高雅,品味高端。春联,中国年的文化标志,浓了文化,醉了年味,它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年味。狗年春节日益临近,年味渐浓,让我们为春联活动点赞,为手写春联迎春点赞!



剪纸 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 马丽娅 作

## 书的诱惑

唐小山

谢堃《春草堂集》记载,创建天一阁的范钦去世两百多年后,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酷爱诗书,听说天一阁藏书宏富,两百余年不蛀,全靠夹在书页中的芸草。她只想做一枚芸草,夹在书本之间。于是,她天天用丝线绣刺芸草,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绣芸”。

父母看她如此着迷,就请知府做媒,把她嫁给了范家后人。她原想做了范家的媳妇总可以登上天一阁了,不让看书也要看看芸草。但她哪里想到,范家有规矩,严禁女子登楼。由此,她怨怒成疾,抑郁而终。临死前,她连一个“书”字也不敢提,只对丈夫说:“连一枚芸草也见不着,活着做甚?你如果心疼我,就把我葬在天一阁附近,我也可瞑目了!”

愿意做书中芸草的女人让人感动让人痛惜,爱书成魔的人不在少数,书本确乎是有魔力的。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时,我们

在书籍中,找到那把独特的火镰,点亮心中沉寂的黑暗;当理想破灭,我们像一艘随时倾覆的小舟,颠簸在滔天巨浪之巅时,我们在书籍中寻找那一方向导的罗盘,引领我们走向新的希望之路。那些生动的文字是盛开在我心底的芙蓉,清丽、幽香,如同风和丽日中浓雾渐退的一树繁花,或是夕阳斜晖中镀着金辉的垂杨。

那样寒冷的一个雪夜,我坐在火塘边,手捧着书。火中三脚架上的鼎罐正吐着滚滚热气,可泡茶也可温酒,我想着书中异代异地的风流儒雅之人、之事。一个人也可豪饮,感觉吸入的是豪气,漫漶周边的却是如花瓣般的芬芳。

在希腊爱琴海边矗立的古老的白色石柱上,余秋雨和许戈辉像顽童一般寻找着拜伦刻在石柱上的名字。姜是老的辣,数余秋雨点子多,他认为拜伦若在石柱上刻了名字,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

需找到刻名最密集的石柱,就可找到拜伦的名字。一眼望去,右边第二根石柱刻名最密。但这一根石柱,上上下下全是名字,拜伦会在哪里?余秋雨见过他的半身像,猜测他的身材应该颇长,因此抬头在高处找,找了两遍没有找到。刚刚移动目光,猛然看见,在稍低处,正是拜伦的刻名。

这一下引发了余秋雨的感喟:刻得那么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文化祖先在上,我必须低头刻写,如对神明。很多人都理解了拜伦的心情,也跟着他往低处刻,弯腰刻,跪着刻。因此在他刻名的周围,早已是密密层层一片热闹。

我反复在心中摩挲这些场景,震撼于世人对文明虔诚的膜拜。书的诱惑正在于此,书中盛开的那朵菩提花总是吸引人们沉迷其中,好书不厌百回读啊。读着读着,你就认识了好些朋友,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 “注释”处的风景

孟祥海

周作人喜欢为文章作“注”,尤其是其翻译作品。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曾说:“周氏为译文所加注释向为其所重视,在译作中占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是对相关外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他一生置身于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因此,读周作人,不可不读其“注”。

周作人很重视文章的“注”,也很喜欢为文章“作注”,他自嘲自己有“注释癖”。对于翻译外国作品,他总希望在译着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在周作人看来,他的译作“有意思”“可喜”之处,更多的应该体现在他的“注”中,或者说就暗藏在他的“注”里。的确如此,他的译作中,有的篇章注释

甚至超过了原文的字数。如他翻译日本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二十多万字的原文译文中,所作注释就有六万多字,占到总篇幅的四分之一以上,说明种种典故、佛经、服饰、礼仪,的确很“有意思”,也很有看头,对了解日本早期的文化制度,宗教礼仪等很有帮助。可见,撰写这些“注释”的确花费了周作人不少心血,如果不读这些注释,不仅很难准确理解原文,也辜负了周作人一番苦心。周作人有的注释看似随意,其实是其知识累积,生活阅历,人情世故的体现,是原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不可等闲视之。

总之,会读书的人,一定会在作者的“注释”处下工夫,这不仅是一种读书习惯,更是读书治学的门径之一。读周作人切不可忽视其注,如果把周作人的著作看成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那么注释就是走进这座宫殿的一扇偏门。楚进去了,曲径通幽处,自有一番风景。